

## 试论《居延新简》“相剑刀册”<sup>①</sup>

□刘金华(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历史研究所)

在我国出土的早期简帛资料中,常常残存着一些古书佚文。其中,居延地区新出简牍中,有一种特殊佚文的内容与剑(刀)器的赏鉴相关,主要教导人们如何依据剑的外部特征、剑纹、剑锋等辨识剑的新故、优劣。学者们指出:它或是西汉末年有人从当时相剑书中所做的摘要,或是对当时相剑经验的笔录,或是当时某部相刀剑类书籍的遗篇,并称之为“相剑刀册”。简册佚文公布后,马明达、薛英群、钟少异、李零、陈力等先生先后进行过一些相关研究,并解决了其中一些问题<sup>②</sup>。但是,我们认为,对该册简文的探讨可以在诸位先生的研究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发掘。本文即试图通过分析这册残文,发掘其蕴涵的信息,尽可能复原其文本结构,并就当时人们鉴识剑(刀)优劣的标准问题试作一些讨论。

### 一、简册的文本与结构

这册通常称为“相剑刀册”的佚文,其实是一段可以相互互联起来的简文,文字内容保存状况比较好。《居延新简》一书中编号为EPT40·202—EPT40·207,简文如下:<sup>③</sup>

●欲知剑利善、故器者,起拔之,视之,身中无推处者,故器也。视欲知利善者,必视之,身中有黑两桁不绝者、EPT40·202其鏃如不见、视白坚未至鏃三分所而绝,此天下利善剑也;又视之,身中生如黍粟状,利剑也,

加以善。EPT40·203●欲知带剑,以不报者及新器者之日中,驛、视白坚随鏃上者、及推处白黑坚分明者、及无文、纵有EPT40·204文而在坚中、及云气相逐,皆带合人剑也。刀与剑同等。●右善剑四事。●右带剑六事。EPT40·205●利善剑文:悬薄文者、保双蛇文,皆可;带羽、圭中文者,皆可。剑,谦者利善,强者表慈,弱则利奈何?EPT40·206●慈新器剑文:斗鸡、征蛇者、麤者及皆凶不利者●右带剑文四事。EPT40·207

简文中“鏃”通“锋”字,“幣”即“弊”字,“文”即“纹”字。“慈”字,马先生以为是“恶”字的俗体。李先生注“生”字作“星”,“加”字作“嘉”。“幣合人剑”语,陈先生以为当是“幣合之剑”之误。<sup>④</sup>

关于简册的形制,如整理者指出:“共存六简,每简长22.6厘米,宽1.2厘米,松木质,书一行文字。简的右侧上中下三处,遗有契口及编绳印痕,知原书三编成册。但五六两简之间,即‘利善剑文’的部分,文字不相衔接,故该处至少已缺佚一简”。薛英群等先生指出:“原简三编成册,五、六两简之间文意不连,似有缺佚。”马明达先生以为“从文字上看,原简应该是七支简,出土前已丢失一支。”<sup>⑤</sup>

显然,上述三种意见均认为这组简册文字有佚失,但对竹简佚失具体数量的判断并

不完全一致。前者以为“至少已佚一简”，次者未有明指，后者则断定“原简应该是七支简，出土前已丢失一支”。前两者指明竹简佚缺的具体位置在“五六两简之间”，也即编号为EPT40·206、EPT40·207两简之间，后者依据其文中分析简EPT40·206所云“简册‘利善剑文’部分应为两支简，因206号简下面失去一支，故‘利善剑文’几事已不可知”，及‘奈何’二字以下有脱简”诸语，知其也断定佚文在简EPT40·206、EPT40·207之间。<sup>⑥</sup>

对于上述有关简册的判断，我们可以做进一步地分析。细读简文，可知简册所记虽然都是与如何鉴别剑的好坏、优劣相关，但依据简文所记内容侧重点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居新EPT40·202、EPT40·203、EPT40·204、EPT40·205等四支简，主要是记载作为评判剑的优劣标准的善剑四事、弊剑六事，凡十事，但无一是从剑纹来衡量的；第二部分包括EPT40·206、EPT40·207等两支简，所记有关剑的优劣的评判标准均与剑纹的观测有关。

第一部分四支简所记文字语意连贯，且简EPT40·205所云“右善剑四事”、“右弊剑六事”均可从前面的记录中得到印证，故这四支简没有残缺文字应无疑问。这一点，我们与前述所引诸位先生的判断是一致的。至于第二部分简文，如诸位先生所指出，EPT40·206、EPT40·207间有脱简。但是，关于脱简的具体内容，似乎诸位先生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指出，仅马先生指出“简册‘利善剑文’部分应为两支简，因206号简下面失去一支，故‘利善剑文’几事已不可知。”显然可知，马先生倾向于将佚文的相关内容作为利善剑文诸事来考虑。对此，我们的看法不尽一致。

因脱简在EPT40·206、EPT40·207之间，阅二简，知二简分别是有关利善剑文、弊剑

文的记录，即告知人们哪些种类的剑纹是“利善剑”特有的、哪些剑纹是“弊剑”特有的。简EPT40·207下半记有“右弊剑文四事”，依据该简上半的记载，此四事为：斗鸡、征蛇者、麤者、皆凶不利者。二者正可印证。又本简上端有“●”号，参照本册简文文例，亦知本简所记的“弊剑文”文字应完整无缺。所以，有关“弊剑文四事”的内容并不涉及简EPT40·206所记文字。简EPT40·206所记文字，从语意上看其表述本身是完整残缺的，前半叙述属于“利善剑文”一类的悬薄文者、保双蛇文、带羽、圭中文者等诸种剑纹，后半则特别指出“剑谦者、利善强者表意弱，则利奈何”这样一种特殊情形。同时，从简文的书写格式来说，简EPT40·206下半有留白，可见，其所记内容已完。若依马先生的判断，脱简是与“利善剑文”具体内容相关的文字，则应无留白，而将此简书写完后再书写另一支简。

可见，从上下文意的连贯与否来推测EPT40·206、EPT40·207之间存在脱简，其理由并不充分。支持我们主张此二简间有脱简的推测乃是基于一种与整理者及马先生等人不同角度的考虑，即这册简文的相关文例。从文例方面来看，我们发现当简文围绕“利善剑”、“弊剑”、“利善剑文”、“弊剑文”等主题展开叙述时，对于“利善剑”、“弊剑”、“弊剑文”诸条均在叙述完毕后，紧接以“右某某事”之语，这显然是用来承上小结前述内容的，对此，李零先生已经明确指出。唯一的例外是“利善剑文”条叙述完毕后没有相应的小结文字。显然，考虑到整个简册的叙述方法、范式，我们不难断定这里应该是文字佚缺造成的，其具体内容，大致应作“右利善剑文四事”。

此外，该简册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符号的频繁使用，凡七次。其在文中的具体位置，有出现于木简天头者，如第1、2、

5、6四处即是,也有出现于木简中部(即简文中间)者,如第3、4、7处属于此类。考其所起作用,辄大致相同,均标示下面所接文字为另一语意,与前面所记内容有别。其中,第3、4、7处所引文字比较独特。分别作“●右善剑四事”、“●右幣剑六事”、“●右幣剑文四事”等。前述诸语的出现自然使我们考虑到古代简牍书籍的书写制度,从行文先后来讲,古代简书的书写、编联系自右而左,故有上述说法。这种相似情况在已经出土的简书中也极其常见。依这三句文字,我们知道“右善剑四事”、“右幣剑六事”、“右幣剑文四事”诸句简文原本应该分别单独书写在一支简上,与前后简文分开。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显然这说明本册简书在传抄过程中书写格式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已然并非原来的面貌。

因此,根据上述分析,结合简文的内容、文例、书写格式等情况,我们可以对本册简书原来的文本与格式做一番初步的复原。其具体如下:<sup>⑦</sup>

●欲知剑利善、故器者,起拔之,视之,身中无推处者,故器也。视欲知利善者,必视之,身中有黑两桁不绝者、其燹如不见、视白坚未至燹三分所而绝,此天下利善剑也;又视之身中生如黍粟状,利剑也,加以善。

●右善剑四事。

●欲知幣剑,以不报者及新器者之日中,骅、视白坚随燹上者、及推处白黑坚分明者、及无文、纵有文而在坚中、及云气相遂,皆幣合人剑也。刀与剑同等。

●右幣剑六事。

●利善剑文:悬薄文者、保双蛇文,皆可;带羽、圭中文者,皆可。剑,谦者利善,

强者表惹,弱则利奈何?

●右利善剑文四事

●惹新器剑文:斗鸡、征蛇者、麤者及皆凶不利者

●右幣剑文四事。

复原后的简文凡八条,可分为四段:第一、二,第三、四,第五、六,第七、八各自成一段。进而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含第一、二,第三、四两段,记载弊善剑十事;第二部分含第五、六,第七、八两段,记各类弊善剑文。

## 二、简册所载刀剑器赏鉴标准

那么,汉代人们究竟如何鉴定剑刀的故新、优劣呢?简文对此有详细的记载。从文字记录上来看,如何区分剑是“故器”还是“新器”,显然不是本册简书关注的重点,所记极其简略,仅录有一条。简云:

欲知剑利善、故器者,起拔之,视之,身中无推处者,故器也。

简文以“利善故器者”并言,显然,当时人是将故器同利善剑一样看重的。善剑、利善剑,李先生以为是“质量好的剑”。陈先生则以为“‘利善器’,分别指两种刀剑。‘利器’是指锋利的刀剑。而‘善器’则是指能给主人带来好运的刀剑”。我们认为陈先生的解释显然是考虑到简EPT40·203“欲知幣剑,以不报者及新器者”之语,其释“幣剑”为“不锋利之剑”,“‘不报’,指不能给主人带来福报之剑,即不吉祥之剑”。陈先生的解释可能有欠准确。简EPT40·202、EPT40·203先后记“利善剑”、“善剑”之事,后以“右善剑四事”小结。可知在本册文书中,“利善剑”与“善剑”是同一概念,并无区别,“利善剑”即“善剑”。若如陈先生的判断,则应分述,至少后面不应以“右善剑四事”语加以总结。其次,对比简EPT40·202、EPT40·204,知其叙述结构显然不同。盖前简中剑“利善者”、“故器者”并举,而后简中由于有一“以”字,“不报者”即无法如前简中的“故器者”一样,与“幣剑”形成对应关系,而应是与后面“新器者”语并举。故器,相对于“新器”而言,马先生以为“是指早于简册时代以前的剑,甚至可能

指春秋战国以来出自能工巧匠之手的宝剑。”这一点与陈先生指出的是“有收藏价值的古刀剑”的看法一致,<sup>⑧</sup>比较符合简文文意。

剑器之新、故,在于剑是否有“推处”,有推处者便是新器,“无推处者,故器也”。“推处”一词,文献失载。李先生以为“可能是‘白坚’与‘黑坚’的分界”。马先生以为“所谓‘推处’,就是剑格,它是当时军中和民间对剑格的俗称,犹如后世民间武艺家称剑格为‘剑挡’、‘剑盘’、‘护手’之类”。薛先生看法与马先生相似。陈先生则指其为“刀剑开刃之时留下的仓(从戈)削的痕迹”。<sup>⑨</sup>诸位先生的意见很不一致。我们认为陈先生的解释可能比较准确。李先生以白坚、黑坚来界定“推处”一词,但并无解释相关依据,属于猜测。至于马先生的解释,我们知道,“推处”若即剑格,应与剑柄一样均在剑的后部,而文中云“起拔之,视之身中”,此动作即属不必要了。

本条记录,李、马二位先生认为是简册所谓“善剑四事”的第一事,值得商榷<sup>⑩</sup>。简文中既然“利善故器者”并举,可知二者并不合而为一,其鉴定的标准自然也不可能计算在一起。同时,后面的简文又特别记有“视欲知利善者”句,足以彰明鉴别剑器“利善”(非新、故)的标准记录在后面,即所谓“必视之,身中有黑两桁不绝者、其夔如不见、视白坚未至夔三分所而绝、此天下利善剑也;又视身中生如黍粟状,利剑也,加以善”。

简册收录本条鉴别剑器新、故的标准,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的一种好古的心理。这种风尚在传世文献中有所透露,《淮南子·修务训》记云:“今剑或绝侧、羸文、啮缺、卷刃,而称以顷襄之剑,则贵人争带之……苗山之铤,羊头之销,虽水断龙舟,陆刺兕甲,莫之服带”。盖春秋战国间,冶金技术突飞,兵器制作日益精良,铸剑名家辈出,遂至衍生出许多有关铸剑的传说,影响所及,以至

后来的汉人以为斯时所制作的剑器皆为上品,可堪宝贵,且时世变迁,古器流传不易,所见者日少,加之往往附会前世知名之人,佩之足以自高身份,故时人汲汲求之。从此意义言之,此条所记又未尝不可视作汉人鉴赏古物之遗规也。

然则何以辨识弊剑、利善剑?简文记有“善剑四事”、“利善剑文”诸条,所云即是利善剑所显示出来的各种形态特征。

善剑四事:身中有黑两桁不绝者;其夔如不见;视白坚未至夔三分所而绝;身中生如黍粟状:

“黑两桁不绝者”,宋沈括撰《梦溪笔谈·器用》云:“(古剑)沉卢谓其湛湛然黑色也”。即是。言剑身所呈现的黑色应该顺着剑脊均匀铺展,不可断断续续。“白坚”,《吕氏春秋·别类》云:“相剑者曰:‘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韧也,黄白杂则坚且韧,良剑也’”。《庄子·齐物篇》注引司马彪云:“公孙龙有淬剑之法,谓之坚白”。知二文所记当有联系。盖剑器经过局部淬火,刃部坚硬而背部柔韧,其性能硬而不脆、刚柔适宜。西汉刘胜墓所出佩剑即是此类。“身中生如黍粟状”,是指某些剑的表面经过特殊工艺处理后形成的一层氧化物,其细密纷杂“如黍粟状”,具有较好的抗腐蚀作用。

上述“善剑四事”,李、马二位先生归为三事,作<sup>⑪</sup>:

第二事:视欲知利善者,必视之,身中有黑两桁两不绝者;

第三事:其夔如不见,视白坚未至夔三分所而绝,此天下利善剑也;

第四事:又视之身中生如黍粟状,利剑也,加以善。

这是因为马先生将前述鉴别新故器的那一条归作了“善剑四事”的第一事,遂将“其夔如不见、视白坚未至夔三分所而绝”视

作一事。至于“利善剑文”诸种类型,简文记载极其明白,共有四种。

利善剑文:悬薄文;保双蛇文;带羽、圭中文。

“剑文”,系指剑器在铸造过程中经过特殊工艺处理后形成的各种“异光花纹”。根据后面简文的记载,一柄剑铸成后,如果没有呈现出花纹(“无文”),就是一柄“弊剑”。但是,有花纹也并非就一定就是良剑,可以归入良剑的花纹应是前列四种花纹之一。以剑纹的形状论剑之优良与否,春秋战国之间已经不乏其事,文献中多有记载。汉袁康《越绝书》卷十一记有越王勾践与相剑者薛烛论剑之事,其中一柄名为“纯钩”的剑,“手振拂,扬其华,淬如芙蓉始出;观其钺,烂如列星之行;观其光,浑浑如水之溢于塘;观其断,岩岩如琐石;观其才,焕焕如冰释”。所云“如芙蓉始出;观其钺,烂如列星之行;观其光,浑浑如水之溢于塘;观其断,岩岩如琐石;观其才,焕焕如冰释”。又同卷载楚王与风胡子之事,“欲知龙渊,观其状,如登高山临深渊;欲知泰阿;观其钺,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钺从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祗,文若流水不绝”。所谓如芙蓉始出,如列星之行,如水之溢于塘,岩岩如琐石,焕焕如冰释,如登高山临深渊,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如珠不可祗,文若流水不绝者,均指刃上之异光花纹而言也<sup>⑩</sup>。《吴越春秋》卷二载宝剑干将“作龟文”、莫耶“作漫理”。所谓鱼肠剑,又谓之松纹剑,亦系自其剑身花纹得名也。

据之,一柄剑其外观如果具备了上述八种特征之一,就属于利剑、善剑。至于所云“弊剑六事”、“弊剑文四事”,凡十事。一柄剑的外观如呈现其中的一种情形,便可以断定这柄剑是弊剑。依简文:

弊剑六事;以不报者及新器者之日中,驛;视白坚随漙上者;推处白黑坚分明者;无

文;纵有文而在坚中;云气相遂。

弊剑文四事:斗鸡、征蛇者、羸者、皆凶不利者。

弊剑六事,李先生认为欲知弊剑以不报者、及新器者、之日中驛视,白坚随漙上者、推处白黑坚分明者、无文;纵有文而在坚中者;云气相遂等各为一事。但未如此处理的说明其依据。根据马先生文中所做的相关阐释,我们倾向于赞同他的判断。弊剑,李先生称其为“质量差的剑”。<sup>⑪</sup>甚是。恰如前引《淮南子·修务训》云:“今剑或绝侧、羸文、啮缺、卷刃,而称以顷襄之剑,则贵人争带之”,知大凡剑绝侧、羸文、啮缺、卷刃者,皆可归入此类。其中绝侧、啮缺、卷刃者,指剑易受损伤。《淮南子·人间训》云:“剑之折必有啮”。《吴越春秋》卷二云:“阖闾使掌剑大夫以莫耶献之,季孙拔剑之钢,中缺者大如黍米,叹曰:‘美哉,剑也,虽上国之师何能加之!’”“缺者大如黍米”,言损伤之微小。可知宝剑虽斩金断铁,也不易受到损伤。羸文,据高诱注,即是简文所谓“无文”。又据《越绝书》卷十一载,“宝剑五色并见,莫能相胜,豪曹已擅名矣,非宝剑也”,“宝剑者,金锡和铜而不离,今巨阙已离矣,非宝剑也”。“斗鸡”,《庄子·说剑》云:“此庶人之剑,无异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二者或有关联。

一柄剑要称得上是良剑,须得“坚且韧”。简文云:“以不报者及新器者之日中,驛”。驛,马赤黄。谓置剑于日光之下,其光呈现赤黄色,这类剑也不是良剑。究其原因,如前引《吕氏春秋·别类》云:“相剑者曰:‘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韧也,黄白杂则坚且韧,良剑也’”。“黄”,为韧性的表征,剑呈黄色,说明剑器过于柔软,硬度却有所不够,因此称不上是一柄好剑。“视白坚随漙上者”,与前一条相反,当是硬度太过,韧性不够。是以《梦溪笔谈·器用》云“剑之钢者,刃多毁缺,

巨阙是也”。“推处白黑坚分明者”,与《越绝书》卷十一载“宝剑者,金锡和铜而不离,今巨阙已离矣,非宝剑也”语异曲同工,皆指剑之铸造各种物质未能融合为一,性能无法臻于最佳。

总之,“相剑刀册”出土于汉代居延边塞遗址,它极可能是某一位戍守边地的将士从当时的相剑书籍摘抄的文字,同当时相剑家们的活动有紧密联系。《汉书·艺文志》卷三十载《相宝剑刀》十二卷,归为形法家。形法者举“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简册所记内容,正合于此。早期文献中有关相剑家们活动的记载寥寥无几,仅《吴越春秋》卷二、《越绝书》卷十一、《韩非子·说林上》、《新论·道赋》、《吕氏春秋》的《疑似》、《别类》诸篇有零星的记录。虽然如此,当时相剑家们频繁活动的踪迹却多少透露出来,这与当时中国冶金技术的发展、兵器制造水平的提高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由铸剑家、击剑家、相剑家所构筑的中国历史上剑器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状况基本吻合。

#### 参考文献:

①国家985项目“科技发展与人文哲学”创新基地资助课题、华中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资助课题研究成果之一。

②马明达:《居延汉简〈相剑刀〉册初探》,《敦煌学辑刊》,1983年总第3期。马明达:《中国古代的相剑法》,《文史知识》,2000年第1期。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薛英群、何双全、李永良注:《〈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21—124页。钟少异:《古相剑术刍议》,《考古》,1994年第1期。陈力:《〈居延新简〉相利善刀剑诸简选释》,《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86—87页。

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

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0、41页。该书所载释文并无句读,马明达、陈力、李零、薛英群等先生分别给予了标点,但不尽相同。本文中我们参考诸位先生的句读情况,结合对简文的理解,重新做了句读,其异同之处,可比较而知。

④马明达:《居延汉简〈相剑刀〉册初探》。李零:《中国方术考》,第86页。陈力:《〈居延新简〉相利善刀剑诸简选释》。

⑤甘肃省博物馆汉简整理组:《居延汉简〈相剑刀〉册释文》,《敦煌学辑刊》,1983年总第3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薛英群、何双全、李永良注:《〈居延新简〉释粹》,第121页。马明达:《中国古代的相剑法》。

⑥马明达:《居延汉简〈相剑刀〉册初探》。《敦煌学辑刊》,1983年第3期。

⑦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简文依据第一、三、二、四、五、七、六、八条的顺序排列,但此种文例比较少见,可能性不大。

⑧李零:《中国方术考》第87页。陈力:《〈居延新简〉相利善刀剑诸简选释》。马明达:《居延汉简〈相剑刀〉册初探》。

⑨李零:《中国方术考》,87页。马明达:《居延汉简〈相剑刀〉册初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薛英群、何双全、李永良注:《〈居延新简〉释粹》,第121页。陈力:《〈居延新简〉相利善刀剑诸简选释》。

⑩马明达:《居延汉简〈相剑刀〉册初探》。李零:《中国方术考》,第86页。

⑪马明达:《居延汉简〈相剑刀〉册初探》。

⑫周纬:《中国古代兵器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3页。

⑬李零:《中国方术考》,第86页。马明达:《居延汉简〈相剑刀〉册初探》。